



YE
PIAOLING
紫萌◎著

叶·飘零

I 一个陌生的空间，一段伤神的感情，
看一个普通女孩如何演绎一场不平凡的穿越……

天津人民出版社



I

YE
PIAOLING

紫萌◎著

· 飘零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叶·飘零/紫萌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5

ISBN 978-7-201-05438-4

I. 叶… II. 紫…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49276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邮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北京媛明印刷厂 印刷

2007 年 7 月第一版 200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680×960 毫米 16 开本 22 印张

字数: 400 千 印数: 1-20000

定价: 25.00 元

又一次从睡梦中醒过来。她看着头顶上熟悉又陌生的屋顶——有些熏黑变色的木板，飘荡的蜘蛛网，没有电灯没有石膏的雕花吊顶……回不去了，真的回不去了！五年了，久得让她都快以为那所谓的“回忆”只是个梦了。她根本就不是什么艾小萌，不是那个靠社会救助念到大三，马上就可以毕业挣钱让受了半辈子苦的母亲享福的艾小萌，不是那个崇拜霍金、学习商务英语的艾小萌。她只是红丫，一个八岁的古代农村小姑娘。爹不亲，娘不爱，只有小名没有大名，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等长大了卖给大户人家。

怎么会变成这样？自己不是应该生活在200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吗？为什么会突然跑到一个莫名其妙的时空？一个在中国历史里并不存在的“大烽王朝”？一个生活水平和习俗大概等同于中国明代的奇怪时空？

在艾小萌的记忆中，那天是她暑期打工结束的日子。拿着辛苦了两个月才领到的薪水，她十分兴奋，有无数的打算将落实在这叠并不多的人民币上。那时候的她，是多么的幸福啊！

为什么要在公共汽车上打那个色狼一巴掌？他不就是在捏一个小女孩的屁股嘛，不就是摸了一下才开始发育的胸部嘛，关自己什么事情？自己不是号称自私、内向、寡言、薄情吗？心里不是除了那可怜的母亲谁也不在乎吗？为什么会在那时候一下子忍不住呢？现在想想，那一车的大男人都没有反应，自己出什么风头？

果然，后果就是那个色狼愤怒地反手抽了她一巴掌，一个趔趄，她一头撞在投币箱上，然后意识就模糊了。最后的印象似乎是那个小女孩带着哭声的惊恐尖叫。

再睁开眼，艾小萌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三岁的农村女娃，有一个哥哥、四个姐姐和一个弟弟，母亲肚子里还怀着一个。父亲是个地道的庄稼人，重男轻女，喝酒打老婆。对这个原本发烧得快死去的女儿突然好起来，他并没有什么喜悦，相比之下，要是家里的大母鸡能一下子下两个蛋，他会更开心些。

于是，艾小萌就成了红丫。永远吃不饱，永远没有干净的衣服，整天要帮着照看弟弟、喂鸡、打猪菜。动作稍不利落，迎接她的就是父亲和哥哥的拳头或者母亲和姐

姐的指甲。

现在她已经不会哭了，哭有什么用，能让她回去吗？能让她吃饱热气腾腾的白米饭？能让她摆脱现在父母的打骂？不能！

在自己的“前世”——她一向这么称呼自己印象中生活了二十年的时空——有很多小说电视在编什么回到过去或穿越时空的故事。主角一色是帅哥美女，穿越过去后的生活就是谈恋爱，化身为王子公主非富即贵，再不然就是什么争霸天下革命维新。好像没有一个人像她这样，看不到未来！

生活，对她而言一向是现实得几近狰狞！

现在她唯一庆幸的是，自己不知道是借尸还魂还是灵魂穿越来的这个国家，语言和古代中国差不多。不就是封建王朝吗？好歹她也看过不少的电视剧，总算还能适应，毕竟没把她扔到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做个种植园的黑人奴隶就算好的了。

认命吧，她已经不会去怀疑或者抗争什么了。前世，她是个脚有轻微残疾的孤儿，是有间歇性精神病的母亲收留了她。母亲捡垃圾抚养她，依靠社会救助她才有机会上了大学。不过也就是因为这样，身边的那些人都用一种施恩的眼光看待她们母女，她成了那些所谓的好心人标榜爱心的工具。

不止一次，那些在镜头前的亲切关爱，在摄像机刚一转开就变成嫌弃和不屑，而刚刚还亲切抚摩她头的手则不停地用消毒湿巾擦拭。

不过她不在意。

她成绩很好，精通英语日语，粗通法语和西班牙语。初中时她就已经开始四处奔忙着打工，还在好几家有名的贸易公司打过零工。大学还没毕业，就已经有好几个单位找过她。不管对方是真的看中她的能力还是打算拿她做企业形象宣传，她不在意，因为好日子就在眼前了。

可是……现在的她又什么都没有了。

她从小就知道自己是杂草，在别人高唱“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的时候，她已经知道自己必须为生存拼尽每一分力气。前世，妈妈有次发病将她在厕所里关了一个星期，那时候她就已经想通，自己的人生与其他人不一样，辛苦和坎坷是自己必须面对的现实。

不知道别人突然到一个陌生的世界是什么反应，反正她是很迅速地适应了。她没有怨天尤人自暴自弃，没有幻想会有什么白马王子，更不认为自己对这个世界有什么义务或必须完成什么任务。

她只是遗憾在前世自己的专业是外语，现在一点用也没有。早知道会穿越，就去记一下玻璃的制作工艺，钢铁的炼造过程，或者杂交水稻是如何实现的多好！

算了，现在说什么都只是妄想了，一个普通人哪会知道那些呀。记得前世的妈妈在没有发病的时候经常说：人呀，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什么都有可能，真要没命闭眼了才有资格说绝望！所以，现在的她平静地接受了事实，并且打算好好地替“红丫”活

下去。

也许是前世的经历让她对生活练就了一种异乎寻常的适应能力，逆来顺受对她而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现在她最大的目标就是平平安安地活下去！她不敢奢求太多的富贵，只要能有一个安稳恬淡的生活，那就足够了。

而在古代的农村，女人的命是低贱的。她的三姐，因为不想嫁给村东的独眼朱屠夫当填房而被父亲打到休克。看着这些，她知道自己必须做些什么，要不顶多三五年，她的命运也会是一样。于是，每天挑水的时候，她总是要刻意地路过村里当人牙子的阿秋婆家，不时帮她干些简单的活，惹得老人家连连称赞后，再貌似不经意地流露出想去城里见见世面的意图。

之后，红丫被带到了离家要坐半个多月马车的大城，进了一座大宅子。那宅子披红挂绿的，说是主人刚娶了第十三房如夫人。而她，就是被买来给才十三岁的十三如夫人当小丫鬟的。五十个大钱就买了她二十年。很廉价吗？不，对于她那所谓的父母来说已经是天大的好价钱了。

可悲啊，红丫。最后，她在心中轻轻地默念了一下这个跟了自己五年的名字，马上就不用了吧。管家说十三夫人会给自己起一个新名字。管它呢，不就一个符号吗？即便是阿猫阿狗又怎样……

现在，算是一个新生活的开始吧。她看了看已经放白的窗外，利落地起身穿戴，然后微笑着迎接未知的命运。

在大城，说起王家大宅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

那可是城里的第一大户，拥有大城四分之一的商铺和城周围三分之一的田地。不过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王老爷也不过是个大地主罢了。从十二年前开始，王老爷的生意就做向了京城，做向了整个大烽。他开酒楼饭馆，放高利贷，走私贩卖盐和茶叶，只要是赚钱的营生都做。现在王老爷事业的重心已经移到北边的廊城去了，那地方就在京城附近，是两大水系的交汇处，做生意极为方便。现在的“廊城王家”已经是整个儿大烽排名第三的商号金招牌。

不过，大城毕竟是王家的根，每年有差不多五个月的时间，王老爷都会回老宅子来，看看老产业同时也安慰一下他那些寂寞的夫人们。当然，他还需不时地壮大一下她们的队伍。这不，半个月前他又新娶了第十三房姨太太。

“十三姨娘。”老管家向坐在桌前正抓着一个苹果打算啃的小女孩说。嗯，应该说是小女孩吧，看起来也就十三四岁的样子。

显然，小女孩因为管家的到来吓了一大跳，滚落在地上的苹果就是证据。

“啊，是……大管家啊。”女孩拍拍胸口，自己收惊。她叫陈绢，正是王家大老爷上个月刚刚娶进门的十三如夫人。她的模样还算是周正，看得出再大几岁后也是个美人。她是王老爷在一个小镇收账的时候看上的。在成为王夫人之前，她是镇上一个小

钱庄主人的小女儿，虽然说不上什么大家闺秀，但也确实是父亲一味溺爱的掌上明珠。

当收账到小镇子没什么娱乐正无聊的王家大老爷叫她进房间的时候，她什么也没想就进去了。然后，在那个让爹爹倍加礼遇的大老爷做了让她好羞、好痛的事情后，她就从陈家四小姐成了王老爷的如夫人。

“十三姨娘，这个丫头是老爷特地买给您的。刚满八岁，已经让人牙子训过了，还算是机灵。”大管家一边说一边把身后身形单薄的女娃拉到身前，“上回您说身边的丫头妈子太大了，和您说不上话，这不，老爷马上就买了个小的给您，老爷对您可真是好呀！”

不理睬管家有些阴郁的笑容，陈绢的注意力明显被眼前那个小小的身影拉去了。只见那个小女孩一脸的菜色，个子小小的，说是八岁，可看起来只有六岁的样子。“才八岁，好小哟，我说要小的，也没说要这么小的呀！”说着，这位如夫人孩子气地鼓起了腮帮子，不过，几乎是马上地，她又笑开了，“算了，老爷能记得也就是好的了。”

陈绢走上前拉起了小丫头的手，说实话，当么女的她心中一直有个大姐姐情结，能“管”个比自己小的女孩一直是她的心愿。

“你叫什么名字呀？”陈绢一边问话，一边打量眼前这个明显营养不良的瘦小女孩。嗯，长得还算是清秀，就是瘦了些，还能将就。

“回十三姨娘的话，小的以前叫红丫，现在的名字还请姨娘赐一个。”小丫头微微垂下了头，毕恭毕敬地回话。

“啊？还要取名字？真麻烦，我又不是先生，怎么会取名字呀？”很明显，十三姨娘没有心理准备。

“十三姨娘，这房里的夫人给丫鬟取名字是宅子里多年的规矩了。”管家在一边不温不火地说了一句，“姨娘您莫非想废了这个规矩不成？”

威胁，这绝对是威胁！陈绢发誓她没有被这位大管家的话吓到。虽然才进门不久，饶是单纯如她也知道了这王家和自己以前的家是不同的。有一大堆的“规矩”，老爷的规矩，王家的规矩，各门各类的都有，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些规矩就是绝对的权威。你只要想在这大宅子里活下去，就千万别想去做什么“不合规矩”的事情。

“那个……那个……”陈绢眼珠飞转。对了，在娘家，大哥养的那几只八哥叫什么来着？花花？小翠？黑头？小叶子？迅速地比较了一下，十三姨娘说：“花花？翠翠？叶子？啊……就叫小叶吧。现在正好是柳树抽叶子的时节呢。”

“小叶谢夫人赐名。”红丫，哦，不，现在应该是小叶了，乖巧地给自己的新主人行大礼，心里想的却是：还好不是什么花花、春桃之类的。不过就现在看来，眼前的这个新主子应该还算是好相处的。也许以后的生活会好起来，无论如何，总不会比嫁给那个已经打死了两个老婆的独眼屠夫更糟糕。

六年后。

“小叶小叶！”王家的十三姨娘跌跌撞撞地跑进厢房，慌张的样子和端坐在窗边手捧书卷一脸娴静的丫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大事不好啦，我刚才听五姨娘那边的人说，今年的秋祭老爷不回来了，要换二少爷回家来主持祭祖呢。这可怎么是好，是不是二少爷要当家了？”

“夫人！”小叶无奈地也了闹喳喳的主子一眼，“您闹的声音再大些，这样隔壁院子的七姨娘才好去找大夫人告状，说有人乱议家事，饶舌惑众，然后才好有机会给您来个家法处置。”

“哦！”十三姨娘赶忙捂住小口，娇艳的脸上满是惶恐。是啊，这个可乱说不得呢！“幸亏有你呢，小叶，要不我又要犯错了。”

“也不看看您，都二十岁的人了，还这么毛毛躁躁的，不知道您是怎么在这王家活下来的。”放下手中的书本，小叶站了起来，走到主子面前，帮她理了理衣装，“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您看大夫人、大少爷他们有什么动静么？您急什么？”

“是啊，老爷不回来，大夫人、三夫人她们自然会去廊城闹。要是老爷想要二少爷当家了，大少爷他们自然也会去想办法。再说了，咱们老爷是什么人，会这么简单就交权吗？大夫人、大少爷他们没动，我着什么急呀！”十三姨太轻轻拍了拍额头，心神安定了许多。

“还是小叶你聪明呢，”十三姨娘笑着说，“嘿嘿，什么事情，一到你这儿就清楚明白了。好，那我也不用慌张了。对了，十姨太方才约我去她那儿绣花呢，你把我爹昨天带来的锦绣绸拿出来。我还没拿给她们看过，十姐姐她们看了不知道会多羡慕！”

“夫人，这绸子您要么先拿些给大夫人，要么就谁也不要给看，不然您又会惹上麻烦。”小叶一边说着一边起身在壁橱中找出那匹丝绸。十三姨娘这人是十足的傻大姐性子，做什么都不想后果也不顾人情世故，要是没有小叶给她前思后量，这十三姨娘早不知道让家法打了多少回了。没法子，小叶现在是看主子吃饭，只有十三姨娘好好的，她也才会好好的，当丫头的不多费点儿心怎么行。

“干什么要给大夫人，我又不喜欢她，上回初一大伙一起吃晚饭的时候，九姨太不过掉了一根筷子，她就叫人请家法呢。我只给十姨太，就她照顾我。”一听要把这珍若黄金的丝绸送一段给自己最讨厌的大夫人，十三姨娘马上不开心了。

“您送的不是大夫人这个人，而是她那身份。要是这宅子中有好的东西，身份最高的人没有享受到，那么其他享受到的人就要小心了。”小叶耐心地给主子解释什么叫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同时小心地将那匹锦绣绸裁出三段来。

“待会儿，您叫上小眉一起去十姨太那儿吧，绸子您拿两段去，给十夫人一段，大夫人那边我一会儿送去。对了，记得不要和其他姨太讨论有关这次老爷不回来的事情，别人说什么您只要笑笑就好，要是有人问您，您就说句‘听姐姐的’就是了。”小叶继续叮嘱。

“啊？哦！”根本没有听懂的十三姨太愣愣地接过丝绸。反正听小叶的就没有错，嫁进王家差不多六年了，最大的福气就是自己这个贴身丫鬟好聪明哟，什么难题到了她的手里就不成难题了。

看着叫上另一个丫鬟兴冲冲跑出去的十三姨娘，小叶摇了摇头，这位夫人哪有担心大宅换主子的半分烦恼呀。唉，累呀，在这人心阴暗争权夺势的王家大宅里，给个单纯得差不多是蠢的傻大姐当保姆还真是累。好歹在这个时空自己还只是个十四岁的小丫头呢。

这么想着，小叶嘴边却有些笑意。这累，怎么一点儿都不让人觉得心烦呢？看来自己还是很适应这丫鬟的生活。到这个世界也已经十一年了，要说是梦，什么梦做了十一年都会变成真的了。甚至小叶有时候还会疑惑，以前生活的那个时空到底是真实的存在呢，还是自己的另一个梦境。现在的自己，已经很好地融入了王家丫鬟小叶这个角色，并且还在其中活得有滋有味。

现在小叶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给十三姨娘梳头、打扮，听她没事的时候聊天抱怨。也许是一种移情作用吧，每次看到十三姨娘憨憨的笑颜，她总会想起母亲看到自己拿奖状回家时的样子。对小叶来说，用心照顾十三姨娘也算是对母亲的一种怀念。在这染缸一样的王家，十三姨娘算得上是难得的清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就多照顾照顾她吧。

这王家老爷有十六房夫人，除了有五个在廊城之外，其他的都在大城的老宅子里，从秋收后祭祖到过完年这段老爷在大宅子的时间里，各房的女人们莫不是使出浑身解数，打压排挤陷害无所不用其极，只求能让老爷在自己的房中睡上一晚。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人性的阴暗都会被放大。也因此，不会耍心计的十三姨娘很快就失了宠。连个子嗣都没有的她在王家显得那样可怜。

不过，也就是因为这样，自己才会对十三姨娘这么上心吧。想着，小叶按了按有些发痛的太阳穴，每次想起主子在这王家的处境她就头痛。

曾经不只一次，小叶听见白天笑呵呵的主子在灭了灯后躲在被窝里哭，那呜呜的声音听得小叶这个自认为看透人世的人都禁不住心疼。

对了，刚开始主子说二少爷要回来。她来了王家七年，都还没真正见过二少爷呢。以前只是在过年的时候远远地看过两眼，听说一直跟在老爷身边做事的二少爷很得老爷的欢心。

老爷现在一共有十七个女儿，儿子却只有四个。现在在廊城的二夫人生的二少爷在三岁以前一直是“大少爷”，在他上面有七个姐姐，可想而知他出生的时候王老爷是怎样的欣喜若狂。不过后来有一个以前跟老爷相好的歌女找上门来说给老爷生了个儿子，老爷看长相有几分像自己，就认下了那个已经四岁的男孩，并将之过继到大夫人名下。这样，原来的大少爷也就成了二少爷。不过也是因为这样，基于一种补偿的心理，老爷对二少爷母子更是偏爱。

听说这二少爷从小就聪明能干得厉害，老爷对他也是百依百顺，十六岁就开始让他管理王家北方的生意。今年老爷让二少爷回家主持祭祖，摆明了有帮他立威的意思，看来过继给了大夫人的大少爷要坐不住了吧。这王家，又要风起云涌了。

因此当务之急是要看好自己的傻主子，这个时候可千万不要趟进家族夺权的浑水中。算了，小叶晃晃被各种念头撑得晕乎乎的脑袋，心想，现在不用担心那么多，还是先把绸子给大夫人送了，回来之后再帮十三姨娘想办法避风头吧。

两侧高挑的屋檐拖出长长的阴影盖在原本秀美的小桥流水假山花圃上，给午后幽丽的王家后宅多加了些阴森感。小叶抱着锦绣绸，小心翼翼地走进大夫人住的跨院。还没来得及见大夫人呢，却先看到了她在王家最不想见到的人。

“哟，我说今天怎么一大早起来就有喜鹊在叫呢，原来是小叶妹子你要过来。”一个模样轻浮的年轻男子把玩着手中的折扇，嬉笑着拦在了小叶身前。

“小叶给秦公子请安。”小叶僵着笑脸，微微屈膝施礼。再不喜欢，大管家的外甥还是得罪不起的。这秦强的老爹是王家号下一家大酒楼的掌柜，还说有个什么远房亲戚在廊城做大官，再加上他一向和大小爷交好，所以在王家很是有些影响，地位比一些正牌小姐都强。也不知道这位秦公子怎么了，去年开始就嚷嚷着要小叶做他的妾。

做那样人的大老婆小叶都没有兴趣，更何况是做妾？也幸得直肠子的十三姨娘顺着丫头的意思一口就拒绝了那位秦公子，要不小叶还真不好处理。不过也就因为这样，大管家对十三姨娘的脸色也变得不那么和善。唉，出门没看皇历，怎么就遇上这瘟神了呢，小叶心中哀叹。

“哟，这是上哪儿，先别这么忙，陪少爷我走走？”秦强手一伸，拦了小叶的路。其实小叶的长相也就只是清秀罢了，毕竟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能有多漂亮，模样都还没有长开呢！不过她那冷清清好像什么都不放在眼里的神情还真让这秦公子心里痒痒的。

“秦少爷您说笑了，小叶是奉了我家夫人的命给大夫人送东西的，要是耽搁了夫人们的正事，小叶就算有十个脑袋也赔不起呀。”垂下头，小叶说道，不屑多看那秦强一眼。

“嘿嘿，姑娘你是看不起我秦强还是怎么的？就陪少爷我走走，你还推三阻四的。要是不答应，少爷我还真不让你过这路了！”见小叶不买账，秦强干脆耍上了横。要知道这王家内宅是不让男宾乱闯的。自打知道秦强打的歪主意之后，小叶更是轻易不出内宅，尽量避免遇上他。这位秦公子差不多有两个月没见过小叶了。现在逮着，又怎么会随便让她过关呢？

“秦少爷真爱说笑，我们当奴婢的，哪有什么闲趣走呀逛呀的。主子交代的事情还没做呢，要是耽搁了，让大夫人问下来，那少爷您就是让我小叶为难了。”小叶微笑

着，不着痕迹地一记太极挡了回去。

“嘿，丫头你这是拿大夫人压我？”秦强一听更不开心了。

“小叶哪敢，您看看我手中拿的，真的是给大夫人的东西。再说了，大夫人疼秦少爷，我们下人谁不知道，哪敢唬您呀！这次真的是有事情。这样，我看少爷您也忙，要不我们这就各办各的事儿去，您看呢？”虽然说是心中不耐烦，但还是得应付好，小叶是满心的无奈。

“我不忙，不忙，要是小叶你陪我说上两句贴己话，什么大事都没得忙了。怎么，老是这么避着，是怕秦少爷我会害了你不成？”秦强更上前了一步，伸手就想搭在小叶的胳膊上。小叶一个侧身，避开那只狼爪。这秦强，还真是油盐不进，看来不来点儿狠的是过不了这关了，小叶心中暗想着。

“小叶我哪敢呀！秦少爷您这么好的人，怎么会害丫头？再说了，就小叶这德行也不值得秦少爷您上心。对了，听说您家少奶奶是五姨娘娘家的侄女，都说是又漂亮又能干呢，上回我家夫人和五姨娘喝茶的时候还说起您夫人呢，五姨娘知道您常在院内行走，还担心有什么不长眼的丫头妈子找您玩闹，我家夫人就说，像少爷您这么正派的人怎么会做出那么无聊的事情？您看看，秦少爷您这口碑，可是出了名的好！”

一顶软帽子一股脑地扣在秦强的头上，这下倒是让他进退两难了，再纠缠下去呢，显得自己不正派，要就这么走了，他又不甘心。

两人正在僵持中，大夫人房中的丫鬟小青出来了。“我道是谁呢，原来是小叶来了。噢，秦公子也在呢？”原来是大夫人在里院隐约听见外面有人在说话，就打发丫头发出来看看。

一见小青，秦强也只好就此罢休：“哦，少爷我正要走，大少爷吩咐了还有些事要帮着办，丫头你快去大夫人那儿办好你的差吧。”言毕，他又依依不舍地看了小叶好一会儿后，才转身离开。

“青姐姐。”小叶这时候笑得格外真诚，感谢呀，青姑娘出来可是帮自己赶走了一只讨厌的大苍蝇，“大夫人在吗？十三姨娘叫我给大夫人送段绸子来。”

“哦，大夫人在呢，进去吧。”小青看了一眼小叶手中的丝绸，心中暗自掂量，看起来像是高级货，十三姨娘还算是懂点儿规矩。

跟着小青，小叶走进大夫人的厢房。

每次到大夫人的房里，小叶都会想起前世看过的一部叫《橘子红了》的电视剧，那华丽又压抑的气氛，简直是一模一样。

这大夫人原来是大城另外一家大户的千金，据说十五岁就嫁到王家来了，生有四个女儿，还是大少爷的养母。虽说一直不是很得老爷的宠爱，但地位也还算稳固。

一进大夫人的厢房，一眼见着的就是正襟端坐在堂上，手中捧了一杯参茶的贵气女子，虽然已经四十来岁，但保养得甚好，看起来还是风韵犹存的一个美人。

“大夫人安好。十三姨娘遣小叶来给大夫人请安。”小叶低眉顺目地，对着这王家

的女主人微一施礼。

“嗯。”大夫人抿了口茶，鼻子轻轻一哼，算是回应了。

“昨几个，十三姨娘的娘家让人送来了点儿西南边产的锦绣绸。姨娘说，这绸子的颜色不错，就斗胆让奴婢拿点儿来给大夫人瞧瞧，要是夫人不嫌弃，就用它做个褂儿，绣个手绢儿什么的。”小叶一边说一边把手上的绸子交给小青。

“本来十三姨娘是要亲自过来的，可想起上回她在您这儿不小心碰坏了杯子的事情，不好意思来见您呢，就叫奴婢来了，还再三说请大夫人您别见怪。”

一听说是锦绣绸，大夫人也来了点精神，示意小青把绸子拿近些，仔细看了看，那细腻的材质还有斑斓的色彩让一贯挑剔的她也忍不住点了点头。

“唉，十三姨娘有心呐。你回去替我谢谢你家主子。”大夫人说着，脸上难得地有了些笑容。

“是。”小叶垂首回话，“夫人还有什么吩咐吗？若是没有的话，小叶就不打扰夫人休息了。”

“去吧。”大夫人轻轻一挥手。小叶微微侧身，退步正要走出房门。

“对了。”大夫人突然又说，“你和你家夫人说一声，今年的秋祭老爷不回来了，也不知道你家夫人知道了没有。”

唉，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小叶心中不由暗暗叹了口气。还说不要趟这浑水呢。没办法，随机应变吧。“是，奴婢一定记着把夫人的话带到。”

“对了，这回秋祭是二少爷回来主持呢，也不知道老爷是怎么想的，这么大的事情，叫个小毛头孩子主持，也真是的，宠那孩子宠得没个边了。”大夫人状似无意地继续抱怨，但是眼神却紧紧地盯住了小叶。

小叶谨慎地一语不发。

“怎么不说话呀？”大夫人却没有放过她的打算。

“这主子们的事情，我们下人哪里好随便说话。”无奈之下，小叶只好打太极。

“说来呢，你也是个聪明的丫头，我知道你们家夫人是个直性子人，没什么心计，所以呀，我也担心她没什么眼光，让些居心叵测的人给蛊惑、利用了，你说是不是，叶丫头？这有些话，你们当丫头的，可得好好提醒一下主子，免得主子一不小心做错事情。”说着，大夫人两眼放着精光。

“这……夫人言重了，我们做下人的，哪里敢对主子指指点点的？再说了，主子想来也是明白人，又一向敬重大夫人，她知道轻重的。”被逼得无法，小叶只得含含糊糊地给大夫人一颗定心丸。

果然，一听这话，大夫人的神色好看了许多：“别的丫头我不知道，你这丫头还是有些见识的。什么事情呀，都得有个规矩。这自古以来，长子为大谁不知道？现在呢，老爷让廊城的狐狸精给迷昏了头，不顾规矩了。可他昏了，我们还没昏呢，这家中还有大少爷和我！不管怎么说，既然老爷不在，这大城王家做主的人就是大夫人我！那

些毛头娃娃别想欺负到我头上来！”

见大夫人把话说得如此直白，小叶觉得自个冷汗都要出来了。大夫人呀大夫人，您这一席话冲我一个下人说什么，要说您跟我家十三姨娘说呀……不过，算了，要是真和十三姨娘说，依她那性子，要是不知死活地随便应上几句话，到时候是怎么得罪人的都还不知道，还是自己挑这担子来得安全。

“大夫人您是咱们王家女主子谁不知道，想来不会有那么不长眼的人敢胡闹什么吧。小叶回去后，一定好好和我家夫人说。不过，请夫人您放心，就我家夫人的性子，怕是全宅子最钝的，也是最忠心的，她又一向敬重夫人您，是绝对不会乱说乱做什么的。”

“嗯……那就好，记得回去好好和你家主子说说，就说我谢谢她的好意了，我这个人，最是记人家的好了，谁要是对我好呀，我一辈子都记得呢。”当然，谁要是对你不好，你怕也是要记一辈子吧！小叶心中暗想。

“退下吧。”说完，大夫人挥了挥手。

“是。”小叶总算是解放了。一边提心吊胆地走出大夫人的房子，一边心中暗自下决心，回去一定好好叮嘱十三姨娘，不能乱说话，绝对不能乱说话！

唉，山雨欲来风满楼。

秋叶缤纷的午后。

细碎的阳光穿过枝头的缝隙洒在王家的朱红大门上，映出点点斑驳，直晃人眼，也衬得这座老旧的大宅子多了些许生气。

一架马车悄悄地停在了王家的门前。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二少爷就这样突然地回来了。没有事先打招呼，没有大队的随从，就带了两个不爱说话的小厮，突然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在秋祭前三天。

他的到来让所有的人都有些无措。因为，他回来得太晚了。以前老爷总是在秋祭前半个月就回到大城做各种准备。二少爷迟迟不到本来让大夫人挺高兴的，还以为是自己派人去廊城抗议起了作用，大少爷甚至做好了秋祭主持的准备。却没想到，该来的人还是来了。

随着二少爷的到来，在暴风雨前奇异地平静了很久的王家，又要开始热闹起来了。当小叶接到管家的通知，扶着十三夫人匆匆赶到王宅的正厅时，二少爷已经梳洗完，端坐在大厅左首了。正座的是大夫人，大少爷在右首，各房的姨娘、少爷、小姐们也按次序落了座。小叶小心地伺候着主子坐好，心中暗暗吁了口气，还算是赶上了，没成最后一个到的。

大厅里，静得能听到每个人呼吸的声音。这样的凝重，让一向大大咧咧的十三姨娘也不由得小心起来，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而小叶呢，则在好奇地不动声色地打量着周遭的一切。说实话，她还没有好好地到过这正厅，王家的正厅可不是想来就能来的地儿。以往她太小，十三姨娘来正厅总是带另一个大些的丫鬟伺候。后来她大些了，十三姨娘又失了宠，少到有正厅陪侍的机会了。看来这正厅也没什么，就屋顶高些，论堂皇，还不如大少爷的书房，小叶心中暗想。

再看看正经端坐的各房夫人们，小叶突然有种想笑的冲动。这可不能怪她，瞧这场面，怎么看都像是在演戏。整个一大家族的三堂会审！就不知道这审的是谁，二少爷？还是大夫人？

暗自好笑着，小叶将目光偷偷地落在堂中的男主角身上，却不料一下她就愣住了。这……这……这不是传说中的超级帅哥吗？眼神明亮而深邃，五官俊朗有型，嘴唇有些薄，却显得整个人倍加清俊。个子应该在一米七五到一米八之间，身型挺拔而秀雅。

只见他神情恬淡，一副翩翩浊世雅公子的模样，柔长而有力的手指轻扣着白玉般的茶杯盖儿，不时地撇一撇茶杯中并不存在的浮沫，举手投足间有股书生意气儒商风味。

这人长得还真是祸国殃民啊，小叶暗自感慨。唉，其实也不用太大惊小怪的，看看这大城周边的美女差不多都让历代的王老爷们娶光了，他家的小孩长相差了才是怪事呢！就说王老爷本人，差不多五十岁的人了，看起来还是很养眼，依稀能见当年的美男子相。

不过帅倒是帅，小叶心中却暗暗啐了一口，什么花样美男，前世她就最讨厌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往往都让身边的女孩给宠坏了性子，自以为是、自视甚高是通病，眼前这位，只怕更是如此。

小叶欣赏的是金庸笔下萧峰那样的真汉子，跟那样的男人在一起，多有安全感。眼前这个，一看就是个花花公子小白脸的料子，说不定在廊城有多少的红颜知己呢！

正在小叶胡思乱想间，各房的夫人都已经到齐了。

“咳咳……”大夫人清了清嗓子，示意大家她要说话了。大家的眼光立刻投向了首座。“今天叫大家过来呢，大家也知道的，二少爷方才已经到家了。这回老爷在廊城有几单大生意，抽不开身，这秋祭，就让二少爷来主持。今天大伙儿先打个照会，后面几天大家有什么事情就找二少爷。二少爷？”说着，大夫人微笑着尽量做出一副慈爱的表情看了二少爷一眼，示意他接着说下面的话。

“是，大娘。”二少爷对首座略一颌首，目光移向大厅，冷冷地扫了一圈，“这次奉老爷之命回家主持秋祭，梓枫实在是惶恐。后面几天的诸多事务还需在座各位多多帮衬和配合。若是梓枫有什么做得不对，还望各位指正。”

“哪里哪里……”九姨娘一伙的赶忙帮腔，“少爷您又聪明又能干的，只怕是我们这些妇道人家还要您多多包涵呢！对了，这秋祭的准备事宜，大管家二管家他们都已

已经做得差不多，就等着您回来……”

“不过说起来……”正在九姨娘一脸献媚的时候，大少爷王梓林说话了，“怎么二弟你现在才来，害得我还以为你是不想回来了！”说着他直勾勾地看向王梓枫。

“梓枫让大哥操心了。主要是回来前遇上了些个事情，耽搁了。”二少爷轻啜一口茶，淡淡地回道。

“哦？我倒想知道什么事情这么重要？比咱们王家的祭祖大典还要重要？二弟你不会是轻重不分吧？”当着各房夫人和几个大管事，大少爷一个将军就过来了。

王梓枫淡然一笑，道：“怎么，大哥很想知道么？”他轻叹了一口气，“本来我还想等这秋祭过了再说，不过现在既然大哥问起了，我就先把这事办了吧。我在路上听说……”二少爷一顿，环视众人一周，接着道，“我们王家有了内贼。”

此语一出，满座皆惊！

大夫人首先站了起来：“梓枫，你这话可不能乱说！”

“回大娘的话，兹事体大，梓枫又怎么敢信口开河？本来前些天就该到家的，可是在梓枫回来的半路上，在一个路边茶寮休息时，有个小贩见我们打扮是北边来的，就过来问我们要不要买些大城特有的古董玩意儿，还说是大城王家流出来的呢。我一听这话可吃惊不少，连忙细问。那人说是这王家内宅的人托人拿出来的，在市井请人先做好赝品，然后再来个掉包计，把王老爷收藏的真古董换出来卖掉。他还说，反正王家古董多，王老爷买了只是放着又不把玩，少那么一二十件是小事。我看事情非同小可，便与那小贩多纠缠了些时间，最后……买下了这个。”二少爷接过后，随从从包裹中取出的一个玉瓶，放在身畔的几案上，那正是本该放在老爷书房的一个净水瓶，“不知道，对这件事情，大夫人怎么看呢？”

大夫人一下子呆住了。

“不仅仅这样，”二少爷笑着，满意地看了看周遭人等或惊恐或心虚的神情，继续说，“这一路上，我还发现我们王家收农户的租子，有的是五分租，有的是四分租。可我记得我们王家定的是三分半的租呀！不知道这又是怎么回事？这一路上我又气恼又纳闷，也就耽搁了不少的时间。呵呵，我想当务之急，不是看我到底晚回来了多久，而是要先想想是谁，玩儿了那么些见不得光的把戏！大夫人，您说是不是？”

“那个……那个……”半天大夫人才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却又讷讷的，说不出什么来。同时，座上的大少爷、五姨娘、九姨娘等好几个人的脸色都开始难看起来。小叶心中不由暗自赞叹：二少爷呀二少爷，你这下马威，给得也太狠了些吧！

再后面的情况，就是一团乱麻了。各房的夫人、管事们也顾不上大夫人的脸色，都一个个地在二少爷面前打包票表忠心，口沫横飞地言诛那个可能存在的内贼。反正就是一个劲地推脱，生怕那火燃到自个儿身上来。

就在小叶对这出“我对主子表忠心”、“我是天下第一好人”的样板戏都看得不耐烦的时候，二少爷终于又说话了。

“说来呢，这事也算是家丑，再加上祭祖在即，不宜把事儿闹大。我看这样吧。”他摆了摆手，“能把王家的东西偷出去卖的，一定是这宅子里还有些身份实权的人，若有心要查是一定能找到的。但是，我也不想赶尽杀绝。目前，大伙先把秋祭弄好，秋祭之后，三日之内，那人自己来找我，把私吞的钱财还回来，我也就不多追究。至于多收租子的事情，我看和几个大管事脱不了干系，我以五日为限，五日后你们给个满意的答复上来，把那领头做假的给拎出来！”

二少爷此言一出，满座寂然。半晌之后，才响起了一阵的附和声，这事情也算是告一段落。接着二少爷和几个管事随便说了些祭祖大典的事情后，大家也就散了。走的时候，大夫人的脸色煞是难看。而二少爷，则在九姨娘和几个管事的簇拥下，面色平静地离开了。

大夫人 VS 二少爷，第一回合，二少爷王梓枫胜！

回到小院后，十三姨娘还对刚才大厅上的那幕激动不已，直拉着另一个丫鬟小眉做实况转播。说了半天，最后得出两个结论：

一、二少爷好能干，那么复杂的事情他一下子就处理好了。

二、二少爷是个大度量的好人，还给那些犯错的人自首的机会呢！

好人？在一边张罗下午茶的小叶差点儿笑出声。这个二少爷，怕是自己到了这时空后见过最狡猾的人了！今天让他这么一弄，本来只是回来主持祭典的他已经在无形中借调查之名掌了家中的实权。现在他说话，哪房的管事、夫人敢不听？不然就是一个“内贼嫌疑”的帽子盖下来。另外那个退赃不纠、五日期限什么的，小叶在其中也嗅到了阴谋的味道，只是具体是什么阴谋，她一下子没想到。反正，只希望二少爷不要把那可怜的十三姨娘算计进去就好。



Chapter 2

唉，老天保佑吧！接下来的三天，王家平静得让人不敢相信。

各房之间都在猜疑着，却又都什么也没做，起码在明面上什么也没做。这几天，就连那些最爱串门聊天的丫头婆子也都大门不出，几个大管家、管事则在忙着对账，查所谓的“内奸”。王家的祭祖，就在这样的气氛中顺利地完成了。没人捣乱，也没人阳奉阴违。看着底下波涛汹涌，表面却又一团和气的景象，小叶也不得不佩服二少爷好手段。

因为有些感冒，加上这天忽然下起了小雨，所以祭祖大典小叶没去。听着十三姨娘眉飞色舞地描述祭典的隆重和二少爷的大方得体，小叶也不由暗自遗憾了一下。虽然说不怎么欣赏花样美男型的男人，但是这祭典一过，想再见见这个举手投足间风雅俊秀得恰到好处的男子，恐怕短时间内是不容易了。

但是没想到，很快地……小叶又见到了这王家二少爷。她想过无数的可能，却怎么也没有想到再次见到王梓枫竟是这样的情景。

一切发生得太突然。

当小叶回过神来，十三姨娘已经让人绑了跪在正厅前的天井中。瓢泼的大雨无情地落在十三姨娘不停颤抖的身上，周遭摇曳的火把衬映着她无辜的脸，满面都是不知所措的惶恐。那表情看得小叶一阵心痛。十三姨娘哪受过这些！各房的夫人已经在正厅前的屋檐下一字排开，大夫人、二少爷几个人站在了中间。

突然，太突然了！

晚上，有些感冒的小叶睡得挺早，半夜时分一阵隐约的人声喧哗把一直迷迷糊糊的她吵醒。她起身打探，正好看见一个黑影从院墙上越出去。再然后，就是二管家带着一堆人把十三姨娘五花大绑起来，说什么她里通外贼，不守妇道，还说最近家里丢的古董都是她勾搭汉子偷的！

阴谋！绝对的阴谋！

今天的祭祖一过，离二少爷给的期限就只剩三天。心中有鬼的人怕是早就坐不住了，最没心计的十三姨娘就成了替罪的羔羊。这个阴谋太可怕了，会要了十三姨娘